

「由此，我們從印尼輿論界的意見，可知他們已經推動印尼與中華民國的建交工作，故在印尼對共匪中止外交關係之後，中華民國與印尼建交的可能性，當然也就日益增加，中華民國回教協會已正式致電印尼代總統蘇哈托建議兩國建交，兩國朝野人士雙方推動當能早日實現，以加強兩國間的共同利益。」

印尼外長馬立克，曾於去年九月三十日在紐約聯合國記者協會的午餐會上演講時宣布，在印尼的一百多萬華僑仍然效忠中華民國。效忠於中華民國的印尼華僑，是印尼十多年來對抗共匪顛覆的主要中流砥柱，他們對反匪反共，而友好合作的表現，則雙方建交是為必需之行動。印尼華僑的要求，在民主政治的原則之下，印尼政府當樂於採納。

共匪協助印尼共黨奪取政權的「九卅」政變失敗之後，印尼共黨仍然在

## 毛共與緬甸之交惡

羅石圃

\*\*\*\*\*

自本年六月，仰光發生羣衆反匪怒潮，匪緬關係，頓形成劍拔弩張。至八月十日，匪僞外交部向緬政府提出一項強烈抗議：指摘緬軍自本年二月至七月，先後侵入雲南，殺害邊民七人，綁架居民，強姦婦女，聲明將給予加倍懲罰。此一抗議，一般人都認為這是毛共侵緬的先聲，但事隔數月，並無動靜。這意味着毛共對緬甸故示寬大，以期重修舊好？還是另有報復尼溫的策略？其實它早就指出雙方沒有重修舊好的可能，祇有竭力推翻尼溫政府。

\*\*\*\*\*

### 一 毛劉內鬩影響匪緬關係

匪緬關係的化友為敵，並不自仰光羣衆反匪事件發生之日開始，而是從共匪內部毛派門倒派時便已起釁。劉匪是主張緬共滲入緬甸軍政府及執政黨，以和平方式奪取政權的，所以他在表面上是支持尼溫政府的任何胡亂作為，雙方互訪的公報中，都強調尊重各國所選擇的不同政治制度，反對干涉內政。自一九六三年，緬甸軍政府實行社會主義路線，並組織路線黨一黨專政，非武裝緬共宣佈解散左翼民族團結陣線——加入路線黨，緬甸全學聯自動結束與軍警長期對抗的學潮。軍政府確認這是出于北平對緬共的指示，但這却違反了毛匪武裝奪取政權的路線。

據僞新華社本年七月廿八日北平電：被緬甸驅逐出境的該社記者于民

共匪支援之下從事叛亂，這好像四十年前俄共之於共匪的一般。中華民國政府對共產集團鬥爭，已有四十年的經驗，爲了共同阻遏印尼共產份子的死灰復燃，中華民國人士願意貢獻其經驗，因此，建交是兩國的共同利益。

一年多以來，兩國間的經濟貿易日趨密切，自印尼禁止匪貨進口以後，印尼過去所以需要匪貨，及今後如何抵補匪貨同樣品質的貨物進口，中華民國有其義務予以協助，又雙方貿易協定如何擴展實施，也都是雙方的共同利益，如果雙方建交，當易於圓滿進行。

印尼政府頒訂了「解決華人問題基本措施」，已經獲得忠於中華民國的印尼華人熱烈支持，由於這一法案所牽涉的範圍至廣，在許多實施的細節中，也許遭遇到若干的現實問題而有待考慮的。兩國建交後，中華民國本著三民主義的立國精神，當樂於於印尼政府的施行和成功。

生返抵北平後，在記者招待會上說：

「……………當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日益勝利開展，揪出了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並在全國範圍內對中國的黑魯曉夫進行大批判的時候，尼溫這個緬甸法西斯頭目，更原形畢露，說什麼中國的魯曉夫被打倒，使他「失去了同中國聯繫的中間牽線人」，他害怕以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取得勝利，害怕中國要加強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戰爭，害怕緬甸共產黨大發展……………」

這一段話，很明白地透露匪緬關係惡化，乃從劉少奇失勢時便已開始。劉匪主張緬共放棄武裝鬥爭，採取和平滲透奪取政權路線，毛匪堅持武裝鬥爭，以暴力推翻尼溫政府。在劉匪當權時，緬共是和平派壓倒了暴力派；隨着毛派的奪權鬥爭開始，緬共暴力派也同時向和平派展開反擊。仰光親匪僞

空佩戴毛像章，便是抄襲大陸紅衛兵故智，替緬共暴力派向和平派奪權，這就無怪乎滲透在尼溫政府的黨權派，要發動群眾結合軍警力量給予迎頭痛擊。由此可見仰光羣衆反匪事件，乃緬共親劉派與親毛派的一場激烈鬥爭，而親劉派又因劉匪派駐仰光僑使館的爪牙被撤換，已與緬共親俄派合流，所以北平紅衛兵在緬甸使館牆壁上，以「打倒緬甸反動派」與「打倒蘇俄修正主義」並書，莫斯科對仰光羣衆反匪事件，在宣傳上完全支持緬甸，譴責毛共。

## 二 尼溫政府由反共到親共的過程

緬甸陸軍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以政變手段再度奪取政權，一般人都確認此一政府必將親西方而反共，其理由是：（一）陸軍一向是堅強反共的，每次宇努政府企圖與緬共和談，都遭到陸軍的堅決反對；（二）尼溫上次奪取政權，便是由於執政黨分裂，宇努企圖接受緬共的要求，換取左翼議員的支持以壓倒黨內反對派議員的倒閣，乃不得不出而組織過渡政府，以免宇努政權赤化；（三）在尼溫十八個月的過渡政府期間，雖仍標榜外交中立，但它接受了美國軍經援助，並與美國協議修築以對匪爲目標的仰瓦戰略公路；（四）此次再度奪取政權，實由於反對宇努政府與共匪訂立軍民友好往還密約，因之共匪假手宇努，撤換陸軍十二位重要將校。

「三二」政變唯一流血的，是守備內閣總理及政府要員住宅區的營長蘇東——他是緬甸首任大總統當時任上議院長以親匪著稱的蘇瑞泰之子，畢業于共匪軍官學校，被毛匪認爲養子，陸軍第一鎗便是以他爲目標，這是軍政府反共政策的訊號。接着共匪貿易代表團被軍政府副主席安基勒令離緬，對宇努政府與共匪所簽訂的三千萬英鎊經技貸款協定，及其所附密約均予擱置，反而接受美援及蘇俄波蘭等國的經技援助，而美援的仰瓦戰略公路，也正式成立工程處着手興工。在內政上，是以政治解決民族叛亂，集中兵力圍剿緬共武裝，並將各黨派領袖一律鐫鎗下獄，禁止一切集會結社活動。

很顯然，尼溫政府是反共旗幟鮮明，與宇努時代的親匪政策背道而馳，共匪便不能不拿出它的殺手鐮。這年七月，以仰大爲首的「反法西斯」，一反獨裁「學潮掀起，仰光各中等學校立即響起響應，「緬甸全學聯」已發出通告，要求全緬甸各地學生採取一致行動，「教師聯合會」，「婦聯」，「一二總」，「農總」，「商聯」，「世界和平大會」等，這些由共黨掌握的

人民團體，都準備一致響應，以暴動手段來困擾政府，分散圍剿緬共的兵力，迫使軍政府非求助于共匪不可。因爲匪僑駐仰光使領館乃指揮緬甸羣運的司令台，這已是公開的祕密。

誰知軍政府在副主席安基的堅持下，採取了斷然的手段，在學潮掀起後的第四天，以軍警強迫示威遊行的學生羣衆解散，當遭到對抗時，立即開鎗射殺，計死傷學生百餘人，最後共黨職業學生脅迫一部份羣衆聚集在學聯大樓，以石子與軍警展開頑抗，軍方乃以炸藥將該大樓全部轟垮，接著下令解散全國各大軍學校，所有親共學生，一律逮捕下獄，使共匪和緬共的陰謀完全落空。如果不改變策略，緬甸軍政府在外交上必將日益走向自由陣營，緬共祇有日趨沒落。

安基與尼溫分裂後自願削髮出家。陸軍將領中主張組織社會主義路線黨，立即實行工商業國營，集中管制糧食的急進派抬頭，一般都認爲這是共匪指涉滲透在軍政府的緬共份子的傑作，從左翼民族團結陣線及工農黨的率先響應，宣佈解散原有組織，由個人申請加入路線黨，以及緬共白旗武裝領導人德欽丹頓，表示願寬放棄武力奪取路線，接受政府收編，和北平表示樂意支持緬甸實行社會主義並協助其建設，都可以證明這是共匪有整套計劃的陰謀。

## 三 劉匪爭取尼溫友誼以奪回對緬共的領導權

一九六三年，是尼溫政府決定對匪關係的敵友，對內容共與清共的關頭，其時緬共由於遭到軍政府安基派的強硬打擊，在政治和軍事戰場上都一再失敗，以致內部發生裂痕，蘇俄趁機結好尼溫政府，透過緬共親俄派，主張放棄武裝暴力路線，與政府和平合作，以致緬共發生修正與教條主義之爭，很顯然，假如當時劉匪少奇不改變路線爭取尼溫政府，緬共的領導權勢必落入蘇俄的手中。他支持尼溫實行社會主義，並指示緬共解散原有組織加入「路線黨」，這正是與俄共爭取緬共的領導權以及尼溫政府的友誼。

不久，緬共最有實力的白旗派武裝首領德欽丹頓，在匪僑駐緬使館的安排下抵達仰光，與政府展開收編緬共武裝的談判，但協議即將成立的時候，德欽丹頓突然逃走高飛，經匪區再返回他的老巢，外間都認爲這是尼溫上了中緬共的圈套，借歷時三個月停戰談判機會，讓緬共休養整補，捲土重來

。可是尼溫政府並沒有因此影響對匪關係，因為他瞭解這時由于緬共白旗派副主席巴登，堅持毛匪武裝奪取政權路線，乘丹頓到仰光談判的時機，展開奪取緬共武裝領導權的鬥爭，他若不迅即返回老巢，鞏固領導權力，縱使和政府訂立了收編協議，也是等于一張廢紙。

在尼溫及其左右的心目中，劉匪少奇領導的匪偽政權，對實行社會主義的緬甸政府是相當支持的。它聽任軍政府沒收匪偽的仰光交通銀行及華僑工商事業資產，當尼溫訪問北平後，立即下令接收緬甸華僑學校，到劉匪訪緬離去後的不久，又將碩果僅存——共匪一向作為訓練泰共基地的大其力僑校封閉，可見這都是得到劉匪面允的。他如不接濟緬共叛亂武裝，以壓迫他們接受國防軍收編，指示緬共學生領導人接受執政黨改組緬甸全學聯，解散仰大學生治校園，這都是以事實證明它對軍政府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劉匪在尼溫準備實行社會主義時，曾為他訓練各種行政政策的幹部，當推行的過程中，並派大員親自赴緬指導，所以緬人認為尼溫的虐政，是共匪的翻版，而共匪要員每到緬甸，都必定教唆尼溫另出花樣以殘害人民。其實劉少奇便是要激起緬人對軍政府的憤怒而將之推翻，以便滲透在路線黨和政府及國防軍的緬共收到漁人之利，誰又能想到緬人的一腔忿怒，竟轉向到匪偽駐緬人員及親匪華僑。

#### 四 緬共毛派整肅劉派及其統戰

毛匪于去年利用紅衛兵向劉匪展開奪權鬥爭，緬共親毛派也同時向親劉派奪權——也就是武裝暴力路線要門倒和平路線。據香港工商日報八月八日仰光法新社電：一位向緬政府投誠的緬共軍官透露：

(一)兩名緬共中央執委兼政治局委員，因違反黨的武裝鬥爭路線被處決，另一名在北平被緬共幹部及中共處決。緬共主席德欽丹頓完全在毛共控制之下。

(二)緬共幹部自去年以來，紛紛調北平受訓，現正整肅舊幹部，提拔新血輪，使他們接受毛澤東思想。中共現正指引他們去破壞尼溫政府的一切發展計劃與組織，試圖推翻現政府。

(三)他因不能接納新路線而投誠，並稱緬共尚有甚多黨員對新路線亦不能接納，可是害怕處決而不敢反對。曾在北平受訓之緬共幹部對他們說：「

任何事情，如果與中共路線不符，必須澈底改正」。

從這些供述中，可見緬共已經是毛派整肅了劉派，已往親劉派的緬共頭目德欽丹頓，已經成了毛派的傀儡，這是毛共要使用緬共武裝奪取緬甸政權的訊號。當然，尼溫是早就瞭解劉匪失勢毛派再度當權有此一着，所以當去年北平紅衛兵正展開奪權鬥爭時，尼溫立即悄然訪美求援，這是共匪所最忌恨的，他之所以不顧共匪的忌恨而毅然前往，便是由于他了解匪關係必將破裂。

一般人都驚異于尼溫政府處理仰光羣衆反匪事件對毛共毫不留情，如軍警藉保護之名而嚴密封鎖匪偽使館，中途截阻匪代辦會晤巴基斯坦駐緬大使，任羣衆焚毀毛匪舊像，拒絕接受毛共政權的抗議，因而担心毛共對緬將有強硬的報復行動。其實毛共早于去年便已指揮緬共大力進行武裝顛覆工作，據新華社被緬驅逐出境的于民生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緬共武裝在一九六六年共進行了四百多次戰鬥，革命武裝力量發展了百分之五十，戰鬥地區佔全緬面積百分之六十以上，目前革命武裝在一次戰鬥中，已可調動五六百以上的兵力攻打中小城市」……這就不難看出緬共在去年一年由毛共支援而發展的情況。

又據香港大公報八月二十一及二十二兩日連載，以「緬甸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為題一文中透露：「爲了贏得人民戰爭勝利，必須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緬共和克倫族（吉仁），孟族、欽族、克耶族等進步少數民族武裝，組成了一民族民主團結陣線」，成立了各級的聯合作戰指揮部，互相配合，進行廣泛的遊擊戰爭……現在緬甸共產黨領導下的緬甸各族人民，正在進一步的團結起來，用革命的人民戰爭，大造尼溫集團的反……」

緬甸本來就是四分五裂，加上尼溫政府藉實行社會主義之名而剝奪人民資產，企圖抄襲共匪以控制人民腸胃的手段建立以緬甸族爲中心的軍人獨裁政權，以致各族武裝叛亂更風起雲湧，但以往這些民族叛軍的領導人，都是反政府而又反共的，堅持不爲共黨所利用，而今緬共已將它們納入了統一戰線，這對尼溫政府已形成了包圍態勢。

當然，在民族叛軍陣營裏，揮族和克欽族的立場左右，對尼溫政府的存亡是有着決定性作用的。論地位，這兩族人民的居地是與匪區接壤的緬北，論人口，兩族合起來，佔全緬甸總人口五分之二，論武裝力量，兩族叛軍在

千人以上，假如它們一旦左轉，毛共支援緬共的彈藥、器材、人員，即可長驅直入，像支援越共、寮共一樣便捷，很快的便可把緬甸分割成越、韓、寮國的形勢，雖然這兩族人民，由于與匪區僅一山一水之隔，由于住在匪區的兄弟叔伯甥舅所遭到共匪的殘暴統治而身恨中緬共匪，再由于逃出匪區的族人加入它們的戰鬥行列，誓死打倒親匪的緬甸政府，竭力抵禦中緬共黨匪徒進入他們的居地，但共匪是最會偽裝與善變的，誰能担保這兩族叛軍不會墮入其圈套？

我們都知道共匪對滇邊少數民族青年，在昆明設有「民族學院」施行特務訓練，它很可能派他們以難民身份逃入緬北，以反共姿態滲入他們的同族叛軍，俟掌握到權力後再聽命率部反戈相向。目前克欽和揮邦兩族叛軍中，便有好幾位獨當一面的將領是大陸變色後逃到緬境的。例如五年前聲言脫離共匪控制的羅相，一直在克欽邦地區打着為爭取本族（克欽）自由自治而戰鬥的旗號，誰能担保這不是共匪的苦肉計？

## 五 謹防緬共毛派在羣運戰線上捲土重來

緬共在毛共領導下，一向是羣眾戰配合軍事戰，羣運又是羣運的主力戰線。祇可惜學運羣運的領導幹部因劉匪失勢而與緬共親俄派合流，協同尼溫政府對親毛派展開鬥爭，華裔學生的紅衛兵組織，正是準備在「緬甸全學聯」之外另立門戶，作為親毛派緬共羣運戰線的先鋒，以致尼溫政府和緬共和平派不得不和它們作一場殊死的搏鬥。親毛派在這一回合是狼狽的失敗了，但毛共及其在緬的爪牙除在軍事戰線上以求補償而外，我們也不敢說在羣運戰線上它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

八月十七日，緬甸官方的「勞動人民日報」報導：八月十六日，勃固密覺鎮附近，一千五百多人于十六日舉行反飢餓示威，再轉到政府碾米廠去搶走一百九十二包大米，勃固市區居民百餘人，于十五日聚集于碼頭阻止運米赴仰光，要求把待運的大米半數，以合理價格賣給當地居民，前一日，卑謬有二百餘人，從政府運糧船上將大米搶走，並在重要路口，設卡阻止運米車輛出境，若鬧市發生羣眾七千餘人的搶米暴動，經軍警彈壓，開鎗驅散暴民，計死亡十八人，四十九人受傷，此外包康也有群聚集于安全委員會門前作反飢餓的抗議。

毛共與緬甸之交惡

由這些反飢餓運動而演成的搶米風潮，恰恰發生在仰光反匪示威後的不久，從毛共事前煽動緬人反尼溫政府的宣傳，以「反飢餓」，「反法西斯獨裁政權」為號召，以及事後報導的誇張渲染，使人意識到這正是毛共及其緬共暴力派在羣運戰線上另一回合的鬥爭，把緬人遭受社會主義災禍的忿火火頭，很迅速地轉向尼溫政府，可見緬共的羣運幹部並沒有完全被和平派所掌握，親毛派仍可指揮一部份，也可窺測緬人的怒火，要轉移到尼溫政府是很輕而易舉的。

共匪領導下的緬共，其滲透的領域可以說是無孔不入，而且是縱深配備，層層隱蔽，使人無法清除。緬甸第二屆大選後，宇努因慌于緬共潛伏在執政黨的危機，于再度當選組閣後，毅然將總理交由其副手宇巴瑞代理，其本人則以全副精力用于清共，不料清共工作進行八月，他反而被潛伏的緬共份子所利用，造成當時執政黨「反法西斯自由大同盟」的大分裂，使他必須接受緬共的條件，得到左翼議員的支持，才能壓倒黨內分裂派的倒閣。

一九六三年七月，軍政府在安基指揮下以武力壓平學潮，解散全緬大專院校，所有學生，一律經過三個月的安全資料清查方准入學，但到十一月學潮再起，且比前次更加猖狂，其原因，便是由于緬共潛伏份子，在活動上只有少數人暴露，若干重要份子既不出面，且彼此亦不相連繫，使人無從發現，更無從清除。

因此，我們認為緬共親毛派的學運羣運幹部，依然有不少人隱蔽在仰光及自由地區，祇因仰光的羣眾反匪怒潮突然發生，他們事先沒有準備應戰策略，到發生後，深知眾怒難犯，不必徒事犧牲。俟風潮平息，再尋機會，製造風潮，鼓動羣眾將暴動的目標對準尼溫政府，以配合武裝統一戰線的攻勢雙管齊下。

尼溫政府要自保而確保緬甸不被赤化，其根本的辦法，唯有以鮮明的自由色彩與英美等自由國家一致，立即取消經濟管制，讓人民恢復以往的自由，平息他們滿腔對擄掠奴役政策的忿怒，歸還各族邦區自治主權，使民族叛軍自動放下武器，這才能不受毛共統一戰線的圍攻，以及心戰宣傳的煽動挑撥。在抵禦毛共指揮支援的緬共武裝進攻上，自由陣營國家都可以合力進擊。除此而外，以劉派來制壓毛派，無論誰勝誰負，尼溫政府和整個緬甸都是自尋死路；同樣的道理，以親俄派來制壓親匪派，縱使全面勝利，緬甸也難免赤化。